



徐虹雨

我握过一双属于土地的手。

这双手，从12岁起就开始插秧、割稻，在与稻谷70多年的摩擦中，皮肤纹理早已和稻叶的脉络长在了一起。这是一双懂得“丰收”分量的手。

今年晚稻收割时节，我又与这双粗糙有力的大手相握，仿佛握住的是一个个季节的丰收。

稻子长得好不好，李伊良与聂天喜就像关注孩子的成长一样关注着它们。

刘 蓉 摄

2006年夏，我去采访他，那年他69岁。采访的地点在常德市农科所。到了农科所，却不见他。所里的同志指了指试验田，说：“他应该在那里，你去找。”

那是一片特别的稻田，稻谷成熟不一，长势各异。有的颗粒饱满，谦卑垂首；有的尚在青葱，未及灌浆。田间立着标识牌，标注品种与播种日期，像每块稻田的身份证。

几个戴草帽的人在稻丛间忙碌。我辨不出谁是他，便朝田里喊：“李老师！”

李老师，大名李伊良，是一名水稻育种专家。

几声过后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应道：“喂！”

我循声走去，一张黝黑的国字脸在阳光下泛光。我一脚踏进稻田，也踏进了他与稻子纠缠一生的故事。

童年最深的记忆是饥饿。家里兄弟姐妹七个，初中即将毕业时，父亲让他辍学务农。李伊良看着父亲挑回自己的行李，话到嘴边又咽下——他明白，父亲体弱，家里需要劳力，他是长子。

几亩薄田，养不活一家人。

失学后，他务农、修路，心中对稻子的执念却未断。1955年9月，经亲戚举荐，他进入湖南慈利农科所，专注水稻研究。那时他便深知：没有好种子，农民再辛苦，产量也上不去。

1961年，父亲去世，未能实现“吃饱饭”的心愿。

父亲的死让他真切认识到：稻子，就是救命粮。

从那时起，他常在田间对着稻穗发呆，心里反复翻腾着一个念头：要是每株稻穗多结些籽，就不会有人饿死了。

1975年起，他开启“候鸟式”育种生涯——夏在湖南，秋在广西，冬春在海南。连续16个春节，他未曾回家团圆。

1984年在海南，是他记忆中最难的一年。

那年1月，他播下的科研稻种被邻居的鸭子祸害。他冲上去抓住鸭子，不顾一切地将手伸进鸭喙囊——那暂存食物的部位，徒手掏取稻谷。

最终，他从鸭嘴中抢回63颗稻谷，他真想大哭一场。

他重新培土，将种子播在大钵里。白天严防鸭子，夜晚搬进屋内防老鼠，守了一个多月，直到秧苗长出，

插入田里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9月8日，强台风袭击海南。深夜11时多，水库溢洪冲垮堤坝。他的3亩试验田就在水库下方，稻子正值抽穗期。若被淹，心血又将白费。

他冲进暴雨，滚下土堤，急流把他冲倒，他连滚带爬抱住一棵被冲松的树，连人带树堵在田口，又拼命垒石拦水。

一位巡查的湖南籍战士发现了，立刻带人赶来，一起搬石堵水。

他抢出剩余稻禾。回到家，他才发现浑身是伤，右手指甲被掀，血泥模糊。

稻禾不需重新栽种，他找到一块荒地开垦。那位战士又带战友来帮忙。

海南湿热，稻种易染细菌性条斑病，一旦爆发，整田绝收。他每天只睡三小时，反复调试药剂，守护仅存的希望。

年底，两份电报接连而至：妻子肺气肿住院抢救；母亲病危。

回，还是不回？

从海南返乡，路上顺利也需三四天，一耽搁可能就是一周。科研正值关键期，播下的种子离不开人。

他最终选择留下。直到一季工作结束，才踏上归途。

兄弟姊妹见他回来，哭着骂他不孝，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未见。他默默来到母亲坟前，独坐良久。

那一年，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

坚守，终见曙光。

1990年，他选育的优质三系不育系金23A基本定型。1992年，经湖南省科委鉴定，这是我国首个高产优质籼型不育系，解决了杂交稻“高产不优质”的难题。1995年，成果被列入国家重大推广计划，李伊良获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

兄弟姊妹这才明白，他的工作有多重要。

他以金23A为亲本，培育出“金优桂99”“金优207”等多个优良杂交稻组合。“金优207”被农业部认定为长江流域晚稻主推品种，累计推广超1亿亩。若按亩产增收50斤计，社会效益达数10亿元。这不仅是经济账，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民生账。

2003年，金23A选育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他说：“对我而言，最大的荣誉不是获奖，而是培育的种子能给农民带来丰收。”

2013年冬，我去采访他，他76岁。采访的地点在常德临澧农民沈昌健的油菜基地。

沈昌健与父亲沈克泉接力研究高产杂交油菜新品，父亲研究了一辈子，离世前交代家人，将他葬在油菜地。父亲离世、科研失败、基金短缺、家人患病等多种压力，一并压在沈昌健的肩头。李伊良来到沈昌健的油菜基地，给他送去力量。

李伊良与沈克泉早已相识。在2008年度感动常德十大人物颁奖会上，两人都登上了领奖台。那时，沈克泉已患病，由沈昌健陪同出席颁奖典礼。

见到李伊良，沈昌健十分兴奋：“我见过您。我父亲很敬重您。您还那么硬朗，只是我父亲走了几年了。”沈昌健有些伤感。

李伊良动情地说：“早就听说过你父亲的事，不简单，农民搞科研难度很大，会遇到很多困难。”

行走在田埂上，李伊良说起了自己

曾遭遇嘲笑的过往。

沈昌健连连点头：“您放心，不管风，不管雨，我只管在田里干下去。”

田埂高高低低，李伊良脚步稳健。我跟他身后，低头而行，小心翼翼。看着他矫健的身影，我忍不住笑着说：“李老，您76岁了，走田埂，健步如飞啊。”

“我一年四季都在田里忙活，劳动使人健康。明天我还要去广西育种呢。”李伊良说，笑声明亮。

他还说起了广西育种的故事——与老鼠斗智斗勇。

那里的老鼠很大，到了稻谷孕穗时节，一群群老鼠突然袭击，沿着稻秆往上爬，可以将一片田里的谷子吃个精光。他掌握了老鼠偷谷的规律：晚上9时到11时、早上6时到7时，稻田四周打围栏也挡不住它们，它们会从地下钻进稻田里。最好的防鼠方法，就是守夜，每隔一段时间还敲响随身带的脸盆，吓走随时可能会出现的鼠贼。

材料、组合进行观察。今年，试验田面积扩大到17亩。

今年的晚稻进入收割时节，已过寒露节气，迎来接连多日的高温天气，颗粒饱满的稻谷又多晒了几日的好太阳。

我沿着田埂，走向一片还未收割的稻田。成熟的谷子，在阳光下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有趣的烹饪，散发着缕缕饭香，惹得我忍不住说：“好香啊，真想吃一碗。”李伊良笑了。

一群鸭子嘎嘎嘎地叫着，到稻田里啄食物。李伊良不恼，笑着说：“这鸭子也爱吃香稻呢。”

曾经为63颗稻种与鸭子“搏斗”的他，如今推广“鸭稻共生”，探索生态农业新路。

每年，他依然会回到曾上演鸭口夺稻种故事的海南育种。在海南，他今年开辟了一块新田，高低不平，自己平整田土。周边的农户说：“李老，您都快90岁了，还自己下田干活？！”李伊良甩了一把额头的汗，笑着回复：“袁隆平90多岁时，都坚持下田呢。”

言下之意——我还年轻呢。

起早、熬夜，是李伊良的工作常态，他笑称“早上一身露水，中午一身汗水，晚上一身泥水”。

临别时，李伊良勉励沈昌健：“农业科技很苦，你们的精神可嘉。要选育出优质、高产、宜机收的品种，也要敢于自我淘汰，对农民负责。”

沈昌健连连点头。

随后多年，李伊良依然如同候鸟，奔忙三省，持续培育新品种，“两优2877”、“两优2833”等籼型杂交水稻相继通过国家审定。

沈昌健也续写着父亲的梦想，培育的“沈杂油1号”、“沈选1号”等油菜品种先后获得国家认可，油菜种子还搭载神舟十一号飞船进入太空。

扎根大地的他们，继续在大地上尽情书写。

尽管自信人生百年，李伊良依然清楚面临的最大难题——时间不够用。他将一些重要的亲本材料及初步配组的组合，以及毕生所学，传给聂天喜。

聂天喜说：“我本想着到60岁就不干了。有了这个师父，我还得继续干！”

从稻田里离开，我带了一枝稻穗。这是李伊良师徒培育的“常久香”稻。我掰下一颗，将晶莹细长的稻米放嘴里咀嚼，清甜的淀粉香在唇齿间弥漫。

“等新米入仓，香气沉淀到最好时，你一定要再来。”李伊良发出邀约，“我们煮一锅最香的米饭，不吃菜，干吃！”

我连连点头。唇齿间最新鲜的米香，阳光下车近九旬长者的微笑与约定，都给我温暖的熨帖。

前不久，我如约而至。稻谷早已收割完毕，一陇陇稻田在冬日的阳光里休眠。李伊良果真煮了一锅新米，迎接我的到来……



手捧沉甸甸的稻穗，李伊良用粗糙的大手掂量着丰收的分量。 刘 蓉 摄

李伊良与聂天喜行走于田埂，风吹稻浪，满田禾香。

鲁融冰 摄